

辽芭《二泉映月》因何打动观众

本报驻辽宁记者 毛琦

6月中旬至7月底,辽宁芭蕾舞团的芭蕾舞艺术精品剧目《二泉映月》进行了一轮行程近万里的商业巡演,途经郑州、武汉、重庆、东莞、深圳、温州、合肥、常州、烟台等12市,演出22场。

7月26日,记者在烟台保利剧院亲历了演出盛况。事实上,很多观众进剧场的最初原因是好奇瞎子阿炳如何跳芭蕾,而开演之后,他们就像被磁铁吸住一般牢牢稳坐到终场。精彩处掌声骤起,动情处鸦雀无声,演出结束,热情的观众长时间起立鼓掌,向演员表达敬意。

理论上说,精品剧目就应该有市场号召力,但精品剧目能否有市场号召力却因剧团、演出队伍、营销能力等多种因素的不同而差异巨大。《二泉映月》的巡演盛况,创造了精品剧目走市场的成功个案,欣喜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二泉映月》拿什么打动了观众?

好剧目让观众一见倾心

辽宁芭蕾舞团于1996年开始创作演出《二泉映月》,多年来反复修改完善,至今已演出400多场。该剧用芭蕾艺术演绎了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传奇经历,并融入



《二泉映月》剧照

了一段纯洁缠绵的爱情悲剧。多年来,《二泉映月》获奖无数,好评不断。1997年,参加全国第二届舞剧观摩演出获优秀剧目、编导、作曲等全部奖项,同年获中国戏剧节金奖和辽宁省艺术节金奖;1999年,赴南方省市巡回演出40多场,所到之处座无虚席、观众如潮;2001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奖励;2006年,经过全新修改的《二泉映月》进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细数起来,《二泉映月》有很

多精彩的看点。比如,舞蹈设计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辽宁芭蕾舞团党委书记曲滋娇介绍,编舞完全从环境、故事、人物出发,用个性化的舞蹈语汇塑造人物、表达情感。古典芭蕾、现代舞和中国民间舞蹈的元素杂糅其间,既不失芭蕾的特质,又充满新意,比如,音乐配置很有戏剧张力。不同声部、不同器乐合唱似的交织起伏,高亢的震撼、低缓的抒情,有力地推动了剧情发展,烘托了人物形象。曲折的剧情、精美的舞蹈、有感染力的音乐,在舞台布景创造的诗意空间中交相展现,观者无不如痴如醉。

明星团队的明星效应

说起辽宁芭蕾舞团,观众自然会联想到吕萌、焦洋两位家喻户晓的芭蕾明星,但他们二人只是这里优秀演员队伍的冰山一角,现在,辽芭已经拥有了一批明星演员。

曲滋娇介绍,辽芭有70多人的演员队伍,除吕萌、焦洋外,还有赵媛、刘茜、王韵、刘爽、肖源源等芭蕾明星,年龄梯次完备,演出经验丰富。多年来,“以团带校”的人才培养思路,使辽芭经营起了全国最大的芭蕾舞学校。来自全国80多个城市和日本、韩国的在校和毕业生,为辽芭提供了丰厚的人才储备,团里的主要演

员有90%来自本团舞校。近年来,一些省外甚至国外的优秀演员也逐渐被引进了辽芭的主力团队。统计显示,辽芭有30人参加了国际国内舞蹈比赛,共获得58个奖项,其中国际奖项14个。焦洋的最好成绩是在日本名古屋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金奖;吕萌在瓦尔纳国际芭蕾舞大赛中获特别大奖。2007年,吕萌还被评为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市场赢家

有了精品剧目和优秀演员,不一定就有好的市场业绩,还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合力才能更好地展示一部优秀剧目。在常规经验中,转企改制的文化企业往往能成为市场赢家,但《二泉映月》的成功演出经验告诉我们——不转企也能赢市场。

辽宁芭蕾舞团虽然置身传统体制,但在团队管理、市场营销、分配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却是自觉而卓有成效的。在团队管理上,辽芭对演员们要求严格,团里老演员带动后辈,大家习惯

了纪律严明,服从指挥。以此次巡演为例,虽然演员们每晚演出十点半才收工,但第二天都会按要求的到剧场去练功。很多城市的剧场管理人员问:“不是昨晚演得很成功吗,怎么这么早又来了?”曲滋娇说:“这是为了让演员保持最好的演出状态,养成良好的团队精神,以保证演出质量始终如一。”在分配机制上,辽芭把演员每场的补助按领衔主演、独舞、群众演员等10个档次加以划分,从1500元到200元不等,充分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在演员培养上,只要有潜力的好苗子就安排他们做主演,给他们提供参加全国甚至国际大赛的机会,并在其他待遇上加以倾斜。如此,演员们心服口服,一门心思放在提高业务水平上。

在市场开发上,辽芭不摆高雅艺术的架子,依靠自己以及演出经纪机构的能力多方找市场。演出场所不拘高下,演出报酬不拘多寡,多层次、大范围地开发演出业务。这样的营销策略既锻炼了演员,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知名度,也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欣赏到芭蕾精品,感受到辽芭亲民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高雅艺术团形象。这样的良性循环机制无形中培养了一大批辽芭的铁杆观众,这也是《二泉映月》受青睐的重要原因。



《二泉映月》剧照

艺术·舞台

由文化部主办的2010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的大幕已经拉开,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剧《奥涅金》于8月6日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绚丽登场。作为此次展演活动的中芭首场演出,中芭精心准备了这部极具艺术水准和戏剧情境的世界名作呈献给广大观众。

世界著名芭蕾舞编导大师约翰·克兰科的代表作品《奥涅金》,是中央芭蕾舞团引进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克兰科“经典芭蕾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与此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相同的是,都改编自极富盛名的文学作品。芭蕾舞剧《奥涅金》根据俄罗斯伟大文学家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这部诗体小说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全景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了那一时代俄国青年的苦闷、探索和觉醒,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别林斯基把它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人民性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所描写的生活场景广阔,人物形象鲜明,语言优美,体裁别具一格。它虽然用诗体写成,但兼有诗和小说的特点,客观描写和主观抒情有机交融。而正是这部不朽名作的灵感。

这部汇聚了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和克兰科三位大师的作品可谓星光熠熠。自1965年创作完成

《奥涅金》开启中芭展演序幕

牛帅

之后,《奥涅金》成为了约翰·克兰科作品中最精美的一部。克兰科选取了普希金原著中的一系列场面,着重刻画了塔吉雅娜的天真纯洁和奥涅金轻佻虚伪、玩世不恭的性格。这是一部兼具交响芭蕾和戏剧芭蕾两派长处之舞剧。戏剧结构严谨清晰,舞蹈编排新颖,与音乐水乳交融,以古典芭蕾作为全剧的主要表现手段。克兰科版本的《奥涅金》甚至被称为上世纪最动人的芭蕾之一。有人评论:“仅此一部作品,便足可树立克兰科的大师地位。”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奥涅金》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舞剧编导柯特·海因茨·施托尔策没有搬用柴可夫斯基的同名歌剧的乐曲,而是根据主要人物性格的特点和剧情发展的要求,以柴氏《四季》组曲和部分钢琴独奏,配以必要和声,连缀成有别于一般芭蕾舞曲结构原理的大型舞曲。它比柴氏那些经典舞曲更趋室内化。由于剧情主要是通过几个主角得以体现的,所以改编者在改写成管弦乐的时候,既照顾到柴可夫斯基音乐芭蕾的总体特点,又避免了太多的齐奏。从演出实践看,施托尔策的这一音乐构思和处理方法是恰到好处的。他严



《奥涅金》剧照

格遵循了音乐在芭蕾舞中的从属地位,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音乐对舞蹈所起的能动而有力的衬托

艺术·资讯

《三打陶三春》再次开打

本报讯(记者胡芳)8月5日,北京京剧院重点复排的喜剧《三打陶三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首演,两个多小时的演出里,俏皮的对白和打戏多次让观众忍俊不禁。

《三打陶三春》诞生于30年前,剧本出自剧作家吴祖光之手。这是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高怀德、高怀亮和郑子明分别“三打陶三春”,奈何陶三春武艺高强,打打者纷纷败下阵来。《三打陶三春》是吴祖光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开风气之先的新编历史剧,讴歌了陶三春这位古代劳动女性敢于蔑视皇权、挑战夫权的英雄个性和独立人格,对几千年来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命运表达了深切同情。

30年来,《三打陶三春》演出了400多场,并于1983年被拍成了彩色戏曲电影,1985年、1988年走

出国门,出访英国、澳大利亚,得到了国外观众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的《驯悍记》”。2009年年底,文化部从1978年以来创作的1200多个剧目中筛选出的18台优秀保留剧目,里面只有两出是京剧,《三打陶三春》是其中之一。

北京京剧院此次复排《三打陶三春》,特别邀请了该剧的原排导演、88岁高龄的迟声担任导演。一个月恢复一出大戏,压力可想而知。时值酷暑,演员挥汗如雨。《三打陶三春》的原班人马王玉珍、罗长德、张克让、黄文俊、栾祖逊、班德福等老艺术家陪着晓晓、王晓丽、李扬、黄彦忠、穆宇、杜喆、王磊、张旭冉、曹阳阳、梅庆阳等青年演员“复练三伙”,使这部京剧舞台经典重现光彩。

据悉,《三打陶三春》还将赴哈尔滨、黑河、齐齐哈尔、大庆巡演。

用尖叫迎接《幻境极光》

本报讯(记者胡芳)8月8日,由东方凤凰(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原创冰上杂技《幻境极光》在北京龙潭公园中心岛剧场首演,一个多小时唯美、惊险、刺激的演出,让观众发出了几十次惊声尖叫。

《幻境极光》冰上杂技秀由多次获得国际专业大奖的长隆国际马戏大剧院总导演李驰操刀,综提高雅、冰滑、音乐、舞蹈、魔术、特效冷光、烟花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宇宙现象、自然奇观、失落文明的符号与冰上杂技融为一体。演出由一个孩子的梦境开始,分为序前《精灵巡游》、序幕《极光闪现》、第一幕《冰晶雪舞》、第二幕《发现奇迹》、第三幕《生命律动》、尾声《感恩之心》6个部分,以迷幻的舞台效果展现出奇妙的极光境界,引领人们进入一个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

在耀眼的光芒下,生机勃勃的精灵舞者们,舞出神秘莫测的失落文明。冰上绸吊、冰上大跳板、冰上高跷、冰上跳绳、冰上滚环、空中骤降,让演出环环相扣、节奏流畅、悬念丛生,每一次高难技巧的挑战都冲击着观众的视



《生死魔轮》表演

觉和心理极限。最为险象环生的莫过于两位外籍演员带来的《生死魔轮》,他们在13米高、高速旋转的魔轮上奔跑、翻跃、跳绳,踏魔轮如履平地,置危险于度外,而台下的观众则为二人的安危牵肠挂肚,目不转睛,不时发出阵阵惊呼,甚至表演每进行到危急时刻,总有一些不忍观看的观众一边尖叫一边捂住眼睛。

据悉,《幻境极光》将长期在龙潭公园中心岛剧场驻演。

唐雯将赴美参加环球小姐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张蓉)刚刚荣获“中国小姐”桂冠的19岁女孩唐雯将起程参加8月23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世界“环球小姐”总决赛。

8月5日,新丝路模特机构在京为唐雯举办了一场出征欢送会,唐雯身着红色晚礼服亮相。作为国内顶级模特机构,曾一手打造出“世界小姐”冠军张梓琳的原班团队,此次也为唐雯准备了周密而详细的“备战计划”。

按照历年“环球小姐”赛事惯

例,各参赛国家的选手不但需要学识、美貌、才艺并重,更肩负着促进和平、友谊和国际文化交流的责任。因此每位选手需携带一份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礼品,作为介绍民族文化和参加慈善拍卖的收藏品。

唐雯来自黑龙江伊春市,伊春市副市长王志山作为家乡代表,为唐雯赠送了伊春特有的核桃木工艺品——吉祥宝鼎,作为礼品带到美国。

艺术·言论

“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疯狂还是缘分……”8月7日,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王杰不时拭去夺眶而出的泪水,现场近两万名观众挥动着蓝色荧光棒,陪着他们走过青葱岁月的经典老歌,眼含热泪。万人KTV莫过于此。

“王者归来”王杰演唱会开场前和散场后的几十分钟,五棵松体育馆外的人行道和辅路,不得不充当了观众的临时停车场,周围一度交通堵塞。当晚,“快女”李霄云的演唱会也在北京北展剧场热闹开唱,相比北展剧场这场“85后”和“90后”的集体狂欢,五棵松体育馆的王杰演唱会,似乎更适合“70后”集体缅怀了。

“到了今天,也是40多岁的人了,我每次都害怕唱我自己的歌,那种感觉好像是永远都带着那么一点点的伤感。”这是王杰的开场告白,伤感归伤感,怀旧还是要继续,更何况这是一场打着“告别舞台”旗号的演出。对王杰来说,伤感和怀旧互为必然。这个不允许不依偎的夜晚,生活总是在别处的王杰将坎坷身世与曲折情感经历一吐为快,在不停歇的老歌重唱里,凭吊昔日的音乐故事和舞台辉煌,眼泪尽情流。

演唱会精挑细选的26首曲目,很多是由观众网上投票选出,这让演唱会还未开始,就充满了万人共筑梦的美好愿景。

这是王杰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站,为吸引人气,主办方还打出了“告别演出”的王牌。开场新歌《我知道我是个已经过气的歌手》让人恍然发现,两个多小时的怀旧基调早已设定。年华渐远,星途黯淡,连绯闻都无法让人从麻木中回过神来,这对任何一个迈入40岁门槛的艺人而言,都是一件残酷无比的事情,更何况多愁善感的王杰。在这车轮与大脑都飞速运转的时代,也许唯有告别,才能让人从忙碌中“拨冗出席”,这一场错过就不再的伤心游戏,

顺便找个机会声泪俱下唏嘘感慨。因为当红歌手的演唱会,大抵欢乐多过伤感,再怎么无病呻吟和为赋新词强说愁,也不如过气歌手的现身说法来得悲哀。

见证了王杰鼎盛时期的痴男怨女们,各自带着不同的故事、怀着不同的心情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善始善终的人,即便没有看到开始,也要陪着一起结束。《安妮》、《伤心1999》、《红尘有你》、《为了爱,梦一生》、《一场游戏一场梦》的和声一浪高过一浪,人山人海,把荧光棒挥得最卖力的未必是铁杆歌迷,那些专注地盯着屏幕或舞台,或和声或冥想的最投入的人,荧光棒闪烁着幽蓝色的光,安静地躺在手边,远看如繁星万点。在不设防的情感宣泄里,那些有故事的歌,无限满足了这些有故事的人。

持续两个多小时,五棵松体育馆人声鼎沸,歌声轰鸣。如果不是声线老了、身材发福,真会让人觉得王杰,以及近两万名观众,是从十几年前穿越回来;那个体育馆,在万人合唱的时刻,仿佛也是一个脱离了现有空间维度的独立存在。

演唱会接近尾声时,王杰坐在台阶造型的钢琴旁,边弹边唱,《安妮》、《最爱你的人是我》,大屏幕上有些佝偻的背影特写,分明是一个沧桑历练的小老头,好生凄凉感慨。

虽然娱乐圈大张旗鼓退出歌坛又半遮半掩退出的人不在少数,但看王杰这次的阵势,是的确确实决定要走了。

对于近两万名歌迷来说,8月7日的这个晚上,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个时代的传奇走向终结,不甘也罢,惋惜也罢,长江后浪推前浪,有幽暗暗恨生,歌手如此,人生如此。万人KTV散场,王杰带着他一个人的旧梦继续前行,无法陪他做梦的人们重归于夜晚的车水马龙,岁月的流逝已经让他们习惯了场景和情感的迅速切换。这是他们的梦醒时分。

谁的梦不愿醒

忽忽